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熊峯集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施　華

熊峯集卷九

明 石珤 撰

詩

五言律

梧桐生高岡

海上金輪出曈曈映碧城梧桐正葱蒨鳳鳥一長鳴韶濩中和日䕫龍揖讓情獻書丹扆外寰海望昇平

送友人

明時豪俊容眼不著長槊賢聖開書夜江湖縱酒情虞卿能赴急徐稺本躬耕易水城西畔時來一濯纓

野望

偶來原上望續續意何窮遠樹寒煙裏荒臺夕照中翩翻沙鳥白寂寞野花紅詩興誰收拾徘徊立晚風

西郊春行二首

策馬西郊外正當芳草時行人避風雨稚子惜花枝池

斷荷穿早林深笋露遲春心應可保鶯燕莫相窺

其二

野外無多景青山映碧流近看雲起處剛隔水西頭草色隨人動煙光觸目浮招尋猶有地勒馬戒嬉遊

夜作

燈火沉沉夜團圞影一家生涯杯汎蟻兒女墨翻鴉古劍星前氣霜毫夢裏花百年真樂在寧復向人賒

苦熱

徙榻隨陰坐推琴借石眠火雲慳作雨花氣鬱成煙扇短頻揮日樓高不到天海風猶萬里安得駕飛鳶

午坐二首

聖主恩如雨羣芳盡及時愧無投李報愁誦伐檀詩庖廩供清坐冠裳列近司淺卑朝海嶽惟有寸心知

其二

雲雨朝昏變東西岐路情細看池水静剛似我心平薄露慚調屑山桃望作羮青袍侍黄幄已不負書生

籠中雀二首

一種青雲鳥誰將入綺籠雖便紅稻穩無復緑隂中顧影疑憐獨蜚聲忽應同還嘶好毛羽終日狎兒童

其二

日轉青瞳媚風吹緑羽齊將身隨鳳舞何意學雞棲知命長安啄逢人似欲啼金籠清夜永應憶水雲西

送劉文煥按吳中

誰遣滇池雨隨車又入吳力雖能撼嶽志本在噓枯清

白家聲舊嶢巖骨相孤忽忽一樽酒旌旆已先驅

飲歸

罷飲高坡巷歸途月色新玄黃非我馬關柝是何人積雨銜泥淖微風振羽鱗一朝開口笑聊息百年身

送文焕

此日河邊柳蕭蕭已過秋如何對離别還復有歌謳山色連波動雲光入樹浮肯令悃愊吏卒歲但優游

漫書五首

閒居成懶癖高卧起徐徐世治逢堯歷春晴驗朔書嚣塵長繚繞元氣自呼嘘不把雙眉向人間浪蹙舒

其二

曉跨城東馬披星到酒家甕春抽嫩竹燈夜試初花樂聽昇平曲人東浩蕩槎興來從健到誰省岸烏沙

其三

東風纔十日煖色漸融氷春市多張酒宵城半打燈禮從先進野學去古人矜分不知時務癡聾似許丞

其四

十五年前到都城猶古風蹇鞍逢進士雞酒宴名公世事車輪轉人情木葉紅豪華迷舊眼誰與論巑嶸

其五

誰道年程淺芻蕘有此言結縭兒女早鬪障錦絲繁磊磊春盤簇忽忽夜客奔還看脩上者妖服自翩翻

新晴

積雨銜茅濕炊烟乍未高瀉荷澆渴肺披草曝征袍最

喜蛛絲静全勝蝶拍勞吾材自樗散亦得謝塵囂

史館即事

緩步閣門西晴暉掛碧題朝鴉隨仗散旅鳳傍樓棲風撼牙籤動寒欺獸熖低館中無一事清興坐成迷

月

為月一登樓長風更試秋水揺城闕逥河帶斗星流古木蕭蕭下閒雲淡淡浮秖應今夜景能破杜陵愁

過李徵伯墓

煙霾棲古道蓬藋掩荒丘壁有題詩處雲横作記樓多才悲命薄浮世幾名留惆悵香山社交知半白頭

元宵十七夜雪

猶在殘燈夜霏霏雪滿空縷紗嘶末巧金剪恨無功㬉綴鰲峯樹輕隨舞扇風一尊徒有意人隔五雲東

晚望

西郊日日望偏愛夕陽峯野水多宜鷺踈林不礙鐘煙中古廟出山口斷雲封惆悵東飛鳥翩翩為客慵

早春

春色來何處蓬窗試一開積寒猶困柳晴雪漸舒苔未舉書雲筆新停送臘杯江山多舊約斜日重徘徊

對月

團團今夜月偏照柳邊闌古甕深浮蟻高臺獨舞鸞竹搖金縷亂花咽露聲乾多少窮愁客臨風兩鬢寒

雪中朝退有述

雪後朝金闕寒輝達曙光鬢霜驚老至步緩覺途長修

竹葉零亂古松根崛強君王鮮遊幸安用賦長楊

花月

漢苑翱翔日豪吟興渺漫月憐停酒問花記倚闌看世事風翻葉年華水下灘多情空復舊回首翠屛寒

秋日西郊書事二首

金井葉半脫寶闌絲乍寒凉泉鳴石罅驟雨刷危灘草浥螢收照林空馬放歡水頭高帽客公事了漁竿

其二

霏霏晴復雨草屋近茅灣未午聞鷄唱剛秋見鴈還水蒲多委佩山棗半開顔憶見吹笙侶頽雲隅萬山

賣花

長安賣花者多在雨餘時幷剪劉繁緑吳綾記向枝香迴金勒馬紅映玉人姿此意誰堪詠揚州杜牧之

西郊送別

積潦同溪澗離亭柳半凋壯心尊酒外詩思夕陽橋路出中山逈雲連黑嶺遥郡人應久待東北望星軺

初秋追次工部江亭韻

堦草含秋意江亭憶昔時謀生已過拙結果未全遲夢戀承親色年懷報國私積濤知此恨嗚咽亦成詩

遣悶二首

達士本無憂龍泉晚見羞植花逢旱熯將鳥避鵂鶹萬事須前定諸賢亦後謀一杯明水在揮灑涕橫流

其二

士無賢不肖須記入朝時萋斐能成錦瑤瑜易指疵似

應負芒刺豈獨妬蛾眉搔首青天下秋花共淚垂

早瓜

八月瓜如斗誰曾著意憐世情多厭晚蔓草亦争妍研

蔕青猶嫩衔花緑未嫣不如緘口待甘苦付蒼天

七言律

憶崛㠑山

崛㠑奇賞憶當年十里青山半管絃啼鳥慣來紅樹裏

落霞時墮酒杯前錦衣公子雄三尺彩筆詩人炫百篇

回首舊遊成一夢西風塵鬢獨悽然

涿郡

二水爭流繞郡南郡城東望五雲酣風生帝子樓桑里月射桓侯浴馬潭古俗多年猶忼慨廢臺無客更遊談津郵日日鳴鉦鼓看盡行塵擁使驂

盧溝經張司空華故宅三首

草色西風萬古情司空舊宅路人行鷦鷯豈意文章誤牛斗猶疑劔氣橫世難魚龍多葅醢名留桑梓尚峥嶸

道旁欹石形如鼓安取仙桴爲發聲

其二

式乾初議與心違力爲匡時獨未歸野雉不緣蛇蚘悞鳳凰猶傍鴨闌飛功成白首遭萋斐論在青編有是非惆悵當年歌歗地落花如血點人衣

其三

幾年神劍化爲龍晉武平吴見折衝名載鼎鍾應未滅路當豺虎竟難容陸機豪淚風前墮羊叔輕裘地下逢

千古何人來駐馬碧蕪幽恨共蒙茸

夜坐偶述

簷前凍雀夜不語巷陌誰家猶鼓聲呼燈急映五萬卷開酒獨浮三四觥嚴霜淅瀝下枯葉清漏彷彿聞層城苦無高興紀日月羞見寒星當户明

題徐子仁遠遊卷

青鞵踏破未辭勞萬里長風振布袍遊不為人真浩蕩書能名世自英豪秦碑夜扶苔侵肘石鼓朝臨電擁毫

聞道三山猶勝蹟煩君入海更尋鼇

答侍御宋先生次韻二首

五花驄馬繡為鞍誰道人間行路難兩腋天風生祖幕百年交結見金蘭仰看鵬海三千里笑倚鸞臺十二闌對酒詩情自無限水邊花鳥不相干

其二

平蕪高樹翠成灣彩鷁凌波去不難萍梗於人真汎汎柳花隨意亦漫漫煙飛祖道風初急鳥入詩題韻未安

回首故山應悵望一尊新酒盡餘歡

將歸省留别張孟賢吕從殷

疋馬南歸嘶遠風不堪尊酒御橋東交游晚信非身外世事静看如夢中春入柳花飛正苦興隨流水去何窮今宵定宿樓桑寺遥見西林塔影紅

寄歐職方時振

午睡醒時獨倚闌葛巾何用再三彈驚聞碧樹還書禮欲向雲霄附羽翰長者風流元似玉同心言語自如蘭

無因拭目官槐道一借前驅負弩看

滹上即事

晚煙如帶拂城頭城下滔滔滹水流東海遊龍歸古廟西山濃翠貼譙樓種荷使者今安在横笛兒童不解愁惟有春風長浩蕩年年吹緑到芳洲

觀芟麥者

卧龍岡外看芟禾可奈南薰吹鬢何共幸太平還起舞不愁官長更催科牛便草色眠初穩鳥入桑陰語正和

試學老農歌一曲頽然高卧夕陽坡

和馬侍讀先生長至日習儀二首

十載鳴環從列仙三回得侍御屏前恩深自識龍顔喜力薄能追驥足先清世風雲應有合短簷春色亦堪憐床頭經史猶狼籍冷硯寒爐又一年

其二

蓬萊面面列神仙伐鼓鳴鞘亦陛前陽道且看明日長太平何讓古人先清閒福自君王賜踈拙材惟座主憐

荏苒不知時欲過相逢還愧問青年

送李天瑞還興隆二首

莫道君門遠萬千千山仍與萬山連桑弧蓬箭宜如此瘴雨蠻煙豈偶然理直不妨天下往才高那受故人憐孤根著地知何日月白風清又一年

其二

世態全歸詠歎餘豈如張旭但知書九重獻納心猶壯百折盤桓氣未除麟鳳未應明主棄芝蘭欲就善人居

天涯相送還相憶莫待平安兩字跡

清明二首

榆柳新煙漸滿城出門人唱北邙行紙錢無字書年代華表誰聞說姓名落日饑烏禁久立東風驕馬試長鳴春來不作王孫賞芳草萋萋漫有情

其二

漢宮傳蠟畫冥濛寒時清明幾日同揷柳兒分煙外綠賣花人立雨中紅萬家香火迷歸蝶百尺鞦韆臥晚虹

欲把吟情輸酒幔曉城無數颭東風

獨坐

百年今此暫袪煩又向空齋獨負暄閱世漸知滋味薄著書猶恨語言繁風嘘竹牖通陽氣人掩蓬門避俗諠却訝藤蘿附松栢憑高裊裊正攀援

和馬静學先生入直

林棲早借一枝安梧桂氤氲夜不寒吟對好山成故友笑憐秋葉似微官春雲過眼猶翻雨野水無風自作瀾

多病見花羞潦倒正冠時復倩人看

九日

月杵霜砧是處同悠然起對菊花風龍山事往人空羨老圃秋深葉自紅多景欲逢高士賞無書先與醉鄉通登臨又誤今年約萬壑千峯悵望中

鴈

采鳳樓西見鴈過數聲清入五雲和秋空葉汎悠悠影故國風生澹澹波兩字平安歸去晚百年身世別離多

荒田夜夜明山火好為高飛避網羅

送謝侍御按雲南

傾蓋論文兩不疑别難方恨定交遲霜風萬里隨王使月夜何人聽杜詩望入南山雲正白春生滇海樹先知與君報國心俱在矢直衡平欲問誰

次韻答張太守孟賢

萬里憑闌望楚天彩旃高蓋駐才賢雲從出岫多成雨魚為緘書幾輟筵已負舊名追驥尾欲揮遙淚灑江邉

寸心呵凍應難畫惆悵寒鴉曉日前

對雪

鳳團初煮浪痕圓冷笑閑行鶴氅仙徑滑始憐樵擔重竿沉無怪釣舟偏羊羔酒慢誰呈舞驢背詩成獨聳肩一夜吾伊聲未絶有人風雪正高眠

春日即事次羅廣文韻

遊絲嫋嫋亂鶯梭茅屋新成燕子過春到北堂苔似錦雪消南浦水如羅莊生夢偶銜花破靖節情非為酒多

日暮高樓望千里漢臺秦館正樵歌

望西山

西望瑤山秀色重邑城多傍最高峯明霞落盡鴉猶語尺素裁成鴈適逢吟骨對山雙聳瘦凉飈戟葉幾摧鋒溪村月上愁無限看到漁燈達暮鐘

中元憶先壟

江南回望北山青故壟誰持麥飯登兄弟向衰俱作客乾坤留跡本浮萍時逢有道身何補節遇清秋恨頗增

獨坐月明過夜半滿林寒葉若為聽

過寳應湖值隂晦有感仍和庫部

北鴈南鴻歲歲忙隂晴未定路猶長春潮又聽孤舟雨曉鏡新添幾縷霜一代美名傳稷下百年遺愛在桐鄉因君更起凌雲思却恐春來酒病妨

夏日偶書

看花節過又蒲觴幾為穠華佇夕陽鶯本無心呼客夢燕如有意説人忙青山畔可茅為屋白水中宜石作梁

歸去一尊逢五日且無閑酒酹沉湘

予莊詩四首

聞道揮金買碧山春風門巷不長關客來但話農桑事興到時行水石間芳草渡頭鶯語亂夕陽江上釣舟還江山觸目皆詩畫摩詰多情恐未閒

其二

風塵經日鬢華新夢裏青山說未真滿地落花人起晏一簾疎雨燕來頻蠶成麥熟歌良吏酒美羊肥賽土神

別有報恩三尺在中原無事且隨身

其三

山中風日自昇平舊業新田喜漸成看過花枝還結子見馴麋鹿解呼名一年官課剛輸納盡日柴門少送迎我亦最諳農圃味城南十畮憶歸耕

其四

神仙小隱亦蓬萊漸與紅塵斷往來落日數聲牛背笛清香一樹水邉梅草堂客散留雲宿苔徑人稀為鶴開

聞築釣磯吾未信鳳凰元有鳳凰臺

五言排律

送羅文學赴福建考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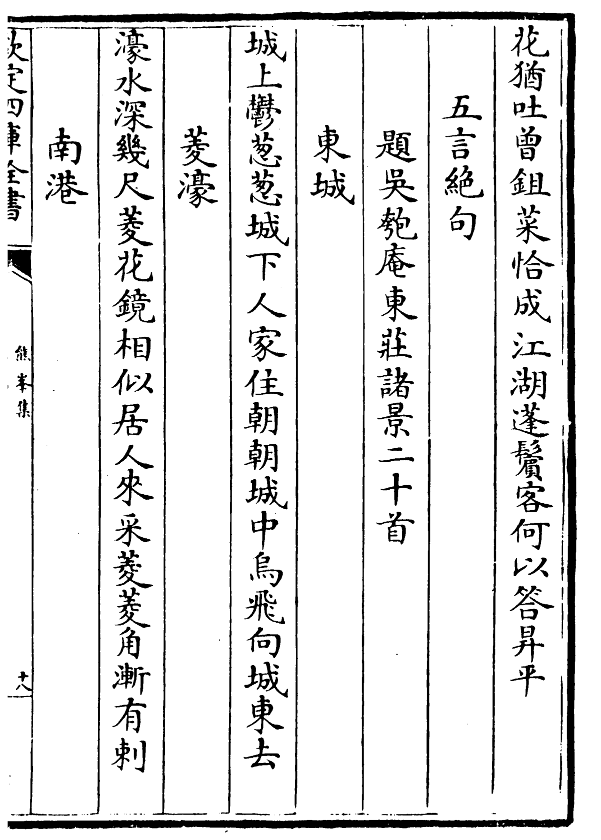
閩越山川古人材更可稱玄纁徵客去雷雨看蛟騰國士詞多雅山林氣稍矜匿瑕收瑾璧得味外淄澠有此孫陽顧能同臣僎升網羅鷺並集旗幟見先登為國呈多士還鄉切寸兢庭闈歡定劇池館寵俱增豈不懷將父應須畏友朋吾邦衿珮在拭目望薰蒸

寄宋侍御

日日思相見那知年又年素書千里外清夢五樓前尚憶聞鐘入曾陪載筆旋路岐多聚散憂病苦顛連網集詩筒厚霜封劍室堅空羣猶有志涸轍肯求憐為報東朝客來尋釣渚邊

薄觀城南

雨露無私潤荒壕春意生水香荷欲上苔破竹初萌燕到芳簷語鷄來樹杪鳴近村斜有徑傍寺晚多鶯未盡



花猶吐曾鉏菜恰成江湖蓬鬢客何以答昇平

五言絶句

題吳匏庵東莊諸景二十首

東城

城上欝葱葱城下人家住朝朝城中烏飛向城東去

菱濠

濠水深幾尺菱花鏡相似居人來采菱菱角漸有刺

南港

南港水如帶緑波深不流斜陽飛鷺起幾處泊漁舟

北港

下橋聲骨骨淒然葦風至兒童覔驚魚動處荷花是

雙井

策杖遊何處暮投雙井村蕭蕭花竹裏茅屋半開門

方田

方田若碁局水煖稻先熟一半給官家一半供饘粥

果林

種果東莊頭年多不知數林深少人跡子落又成樹

曲池

池水清且漣縈轉牽曲鏡照見柳葉斜不似蓮花正

桑洲

采桑下長洲桑葉緑如鈿幼婦解眠蠶繰絲織黃絹

振衣岡

振衣復振衣高岡出林杪下見紅塵飛西望青山小

朱櫻徑

櫻桃何纍纍清光映寥廓盡日無風吹朱實忽自落

鶴峒

鶴峒深窈然竹木森四堵中有幽居人時時教鶴舞

芝丘

種麥不種芝芝生在中阿至今芟麥人兼唱采芝歌

艇子洴

凌波下洴水日暮繫艇子大道如川流聖人貴坎止

折桂橋

折桂橋尚存折桂人巳矣時有橋畔人拾得桂花子

白雲館

館外暮雲白羽客時迎送婆娑屋邉樹傳是梅仙種

知樂亭

幽士知魚樂臨池小結亭時時揮五絃下有流魚聽

耕息軒

耕田耕且止垂軒坐憩息非敢為惰農應當惜牛力

續古堂

延陵文章容選地建新廬指點平泉樹時稱先大夫

拙脩菴

脩拙人何在寥寥惟舊居風雨棠花落猶疑夜誦書

結交吟

白馬載金鞍悠悠邁城邑桃蹊人不知中有荆與棘

苔壁

嵯峩千仞壁上有萬古苔萋萋風雨色終不帶塵埃

題李宗一扇

空江滿秋色回首見東山舊日垂竿侶攀龍久未還

山中

山深人跡稀煙霧見茅屋野老時時來褰徊澗邉木

秋原

野鹿時並走沙禽亦雙飛何事秋原上日斜人獨歸

閨怨

當年人對月共説兩團圓如何人不見明月又今年

春思

素月挂西樓樓前春靄浮羅衣試輕煖長夜倚箜篌

山中曲三首

緜水何太急奔流下東井北登鳳凰山未曉見日影

其二

朝登青石巖十步一駐馬亦有紅顔人倚馬立巖下

其三

峭石激湍響古城臨水居城東有渴叟不及水中魚

灌園

開畦還汲井勤苦待蔬成不及池頭草無情日夜生

問劍

鑄爾亦何為琴書得並隨中原多巧䏚日暮尚狐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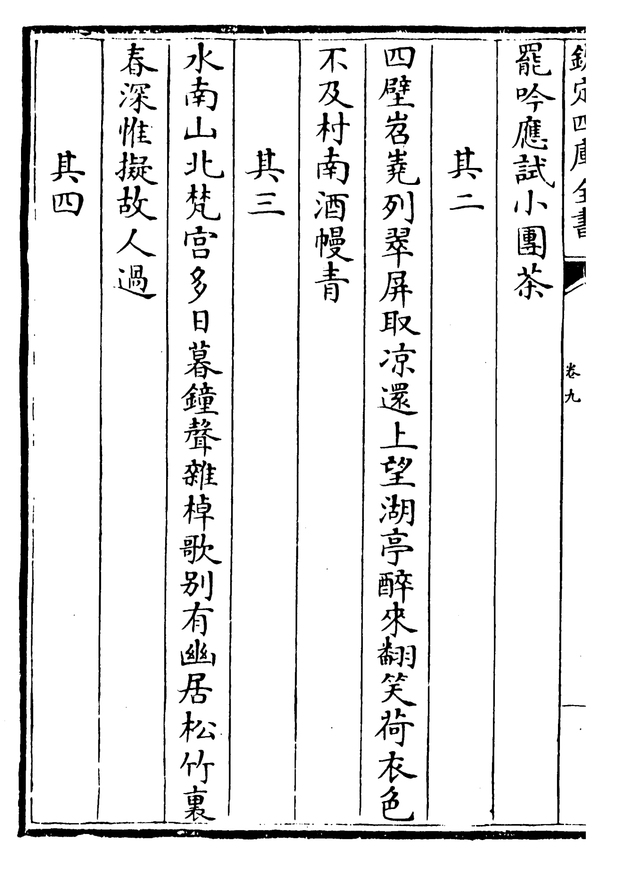
劍答

萬事吾先讓臨機鬼不知不明兼不斷安用壯夫為

七言絶句

題小畫四首

板橋詩老未還家村舍兒童掃雪花春酒山中猶未熟



罷吟應試小團茶

其二

四壁巖堯列翠屏取凉還上望湖亭醉來翻笑荷衣色不及村南酒幔青

其三

水南山北梵宫多日暮鐘聲雜棹歌别有幽居松竹裏春深惟擬故人過

其四

山頭寒瀑懸飛練亭外平波接遠天秋色依稀何處見
半江風雨一林煙

高宗宮詞

月射罘罳動綺煙合歡花下夜張筵太平公主來稱壽
玉帶朱袍舞帝前

閨意

玉指金鍼課女功鴛鴦屏暗蠟燈紅窗紗撲簌通宵響
滿樹桃花一夜風

立春

萱草堂東逢立春春風堪笑亦堪顰青青盤菜思纖手裊裊花枝似玉人

題倪冬官小畫五首

花枝裊裊雀雙雙昨夜東風到竹窗野客情多何處寫旋挼花蕋浸春缸

其二

野鳥將雛意自真牡丹花外往來頻誰知委巷茅簷下

亦有嗷嗷待哺人

其三

春入瑶花又竹枝依依寒雀向陽時相呼相應皆吾樂却恐鯤鵬亦不知

其四

花覆闌干金翠明日高嬌鳥睡初醒不知人倚西風外吟得新詩幾字成

其五

海榴花外往來時大鳥勞勞小鳥饑誰道呂生徒作畫分明如誦蓼莪詩

玉泉亭上

峯巖百步翠重重巖下春泉噴玉淙章帝舊宫今不見斷霞猶出繡芙蓉

題李後主畫鶺鴒

翠袖成團紫殿深曾看一勝抵千金如何解甲臨城日不及山禽有鬬心

唐宮詞

四月笙歌沸苑池瑞蓮花對海棠絲昭容尚記開元日正是宮中蠶老時

中平宮詞二首

水繞靈昆苑草春渴烏新灑近郊塵金輿罷幸天街靜白玉蝦蟇自喚人

其二

宮市新開御水邊繡襦爭立市門前酒姬未放驢車過

自問劉郎索酒錢

南朝宮詞二首

花簇夘垌錦作圍小憐日暮射生歸雙雙羽從重歌舞不覺齊城漏已微

其二

玉樹新花夜夜開張嬪風韻孔嬪才感恩誰似中庭鳥解詠江南草化灰

貞元宮詞二首

君王不愛長門賦才士空吟散雪詞獨閉深宮轉蕭索露華垂老合歡枝

其二

貞元法曲被宮懸絳緡蓮冠待管絃惟有宋家兄弟別各簪彤筆御簾前

社日

東風簾幕駐晴雲社酒杯深我對君燕子未來花不語緑蕪寒雀共斜曛

僧房感事

都言名利不如閒多少投閒去住山今日山僧還不免人間寧是舊人間

春過亭上人院四首

試上生公說法臺落花榆莢點深杯春光眼見隨流水滿地黃鸝喚不回

其二

近水踈籐換古梢傍牆高柳出新巢蓬門日落歸猶未

要聽山僧月下敲

其三

雉堞參差鎻暮雲外城春水內城聞風塵不落高僧夢日日看經到夜分

其四

鈴梵聲沉晝寂寥坐看孤鶴下丹霄前身記是東方朔恐有書從海上招

漢宮詞

鞠室無人鬼夜悲監宫印付審郎持昭容七子閑言語直到簾前奏御知

秋陰

積靄陰陰覆苑墻山梨病雨葉多黃道人癡欲尋秋色獨立青山送夕陽

草色

帶烟和雨緑萋萋水閣春深望眼迷惆悵夕陽千古地青山無語鳥空啼

漫書次陳白沙韻二首

中年雖過未扶筇儘羨人間白髮公花下一壺那敢惜江鄉多雨況多風

其二

夜涼欹枕數清漏秋早出門憐露花莫道五湖歸未得山城十畮舊桑麻

春日

曲欄深院日初長錦軸珠徽亂一牀燕子不來花又落

一年孤負好春光

新花曲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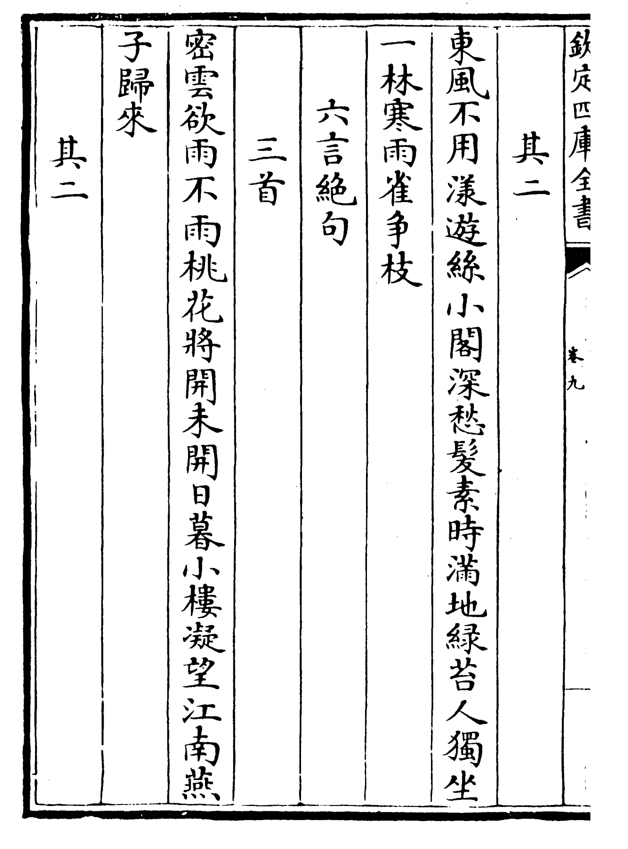
翠池新種小芙蕖歡動眠鳬與戲魚試向水頭經日看好花成子定何如

其二

雪骨氷絲柰弱何碧琉璃上露痕多隅闌遥見蜂窠影應是新房映緑波

其三

緑柄丹葩展未齊晚風人立畫亭西翠衿雙鳥翩翩下
應識蓮花似越溪
其四
著意栽花歳又年偶拋新菂便成蓮慇勤為向花神語
但願根深子又堅
次韻奉答應韻二首
春光能得幾多旬雨笠風簑過半春正自不禁萍水恨
可堪重對別離人



其二

東風不用漾遊絲小閣深愁髮素時滿地緑苔人獨坐一林寒雨雀争枝

六言絶句

三首

密雲欲雨不雨桃花將開未開日暮小樓凝望江南燕子歸來

其二

溪上一篙春水林間幾箇流鶯野客半醒半醉江南江北關情

其三

李白桃紅柳綠山長水深日斜舊日誰家燕子今年飛去誰家

五首

漚盤池頭獨望碧水沉沉不流籬草半成螢火殘陽却傍高樓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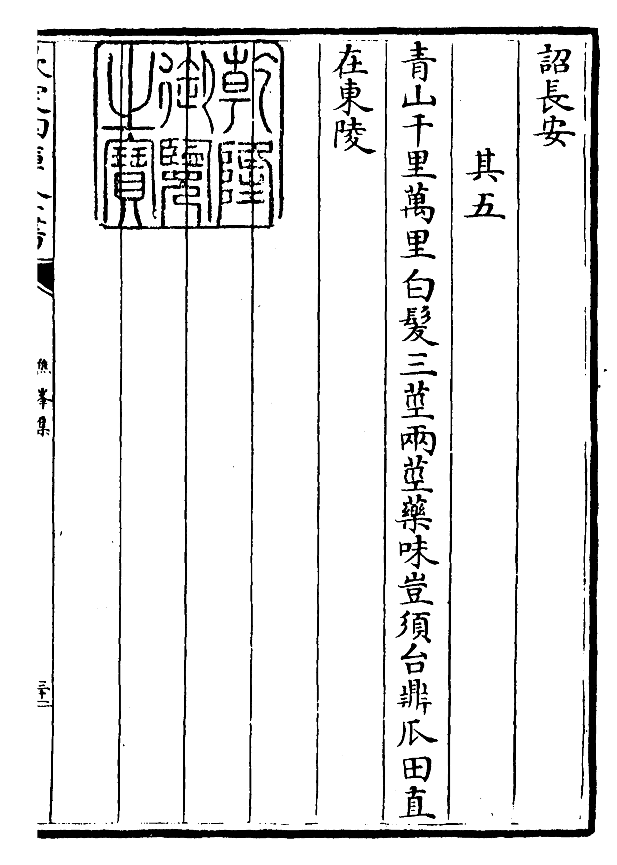
新月如鉤自挂白露成珠未圓石枕籐牀秋夜高人不夢卽卽

其三

秋江一望無際山色坐來滿衣黄蝶花間獨宿林梢紅葉時飛

其四

花落簾櫳自好水歸谿澗空寒窮達早知有命不須待



詔長安

其五

青山千里萬里白髮三莖兩莖藥味豈須台鼎爪田直在東陵

熊峯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熊峯集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施　華

熊峯集卷十

明　石珤　撰

賦

感雙鴈賦

已未歲或餽予雙鴈育于庭中問其從來曰弋人獲之也雖復窮處雅有高志蕭然獨立若賢士君子罹困悔遭播越而耿介絶俗固將終身也予既悲之而惜其未

能即去迺作感雙鴈賦何日月之徂邁兮草若木其易黄慨雙鴈之翩翩兮去霜雪而南征彼弋人之慕之兮秉㝠飛之未颺吾徒違其日逺兮中道失而悲鳴昔南發於衡湘兮北又逾乎翰海既隨陽以定居兮又啣蘆以伺殆行有伍而進有律兮豈智周之不逮乃為罻羅之所收兮命或懸乎葅醢噫嘻悲哉物莫不有時兮時不可再來一失其幾兮何人不哀方得意而逺適兮恒一舉而千里傳海上之遺書兮歴烏孫之故壘明妃去

而張弦兮文姬歸而按拍感中夜之哀吟兮寫萬里之明月豈不居危而思安兮悲羽翮之既傷相眄顧于中庭兮獨徙倚而徬徨棲不于焚蒲兮失風雲以為翔忽流影之感予兮聲激烈而慘惶孤臣失志而惝怳兮貞女聞之而淚零維國遠而交疏兮茍東誠其未明昔仲宣之去都兮踰荆江以淹滯陵失援而喪身兮亦胡為乎國士梏南冠之鍾儀兮縶越吟之莊舄相賢哲之不免兮固流離其焉悔吾獨怪夫童子之無知兮恒蹴踏

而呼之貿貿焉其欲來兮顧鷄鳧而去之念天秩其能序兮內行純其有别富與貴其莫淫兮豈威武之可攝余獨好此高志兮薦芳泉而具粒相徜徉以容與兮知謝也之可食羌欲舉而低迴兮臨千磐而欲放羽祓鎩而未齊兮愛莫能其助長鶴既鳴于九臯兮白鷴翩其遠歸有鸑鷟之能言兮亦振迅而西飛惟昔先王之觀化兮順物性而明人倫不使山者居澤兮不使水者居中原誠物情之各適兮亦何必豢虎豹而羈麒麟古道

遠而不可見兮吾與汝其焉往離憂患之孔多兮世紛穢而鞅掌無忝爾所生兮吾茍得其養指歲晏以為期兮雖困鬱其奚喪亂曰吁嗟鴈兮其德一兮其進有列不輕配兮是宜用之為儀大夫執兮雖則困窮心如結兮彼人而禽胡可說兮

望遠賦

懷滹沱之美人兮睇恒山之長麓歷高岡之千仞兮騁青雲之華轂西望封龍東瞻信都凌霄振衣遡風縱呼

氣横九垓天開五湖羗欲去而邅迴兮睨荒墩之碧蕪乃有却秦故城盟齊舊址禾黍西風蕪蔓漢水逢去燕之望諸兮得田叔之梓里問前路於征夫兮訊山林之野史訪棄甈之老父兮求擊筑之巨豪贈昆山之玄瑛兮解明月之佩刀發劉琨之清嘯兮等萬事於鴻毛山欲暄兮雲萋萋谷無人兮烏嘈嘈瞰梧桂之氤氲兮想雙鳳之鳴翽盼𡖖兒之躑躅兮感雍門之悲謳果孟嘗之不來兮亦平原之罔留繄陵谷之變遷兮曾幾人之

駐軿忽兩矅之徂邁兮挾八風而周流於是九州縱矚萬里入視山河繚迴百獸崛起吽衡陽之歸鴈兮送天池之鵬徙要海上之安期兮論羲皇之曩也采瑤草而漫吟兮據槁梧而假寐倏心曠而神逸殆不假於熊經而鳥跂吾不知世之忘人人之忘世也乃絶洪源復睹秦人桑麻蔭翳俎豆罷敦歌流擊壤禮謹汙尊餐朝霞之旣多掇秋露之實繁拉芳鄰而共集傾高蓋而定言戛后夔之鳴球撼千尺之雲根譪流沙之埄埄忽瀰漫

乎崑崙瀚海北注大江東奔碣石嵯峩巨嶽雄蹲蓬萊方丈不可以跬越兮儼眉睫之且存予乃發昆吾揞鄧林歛遠翮披雄襟岱華礪鍔洞庭淬鐔起萬靈之蛟鼉兮俾歌且舞以助吾之長吟

酒旗賦

餔糟居士將移酒泉道出中山之野長懐遠思感風帘之飄忽迺援毫而賦之曰佳哉酒旗之為徳也不剛不柔有緩有急美好脩長外方内直體成文於經緯用不

離乎繩尺既消搖以高舉又貞固而獨立抗塵表以起觀撫青天而正色宛轉便嬛匪予之妍朋風侶雲聽其自然結括糾繚匪予之醜衆愛一憎於我何有惟翩然之遠揚若與世而低昂矯烟霞之接武縹霓蝀之垂光或振頡而跌蕩中菀結其未平倏舒解而端靜粲不文而有章乃有白首將軍金貂公子抵掌游談揮鞭入市歎數奇之難逢慨日暮而千里忠欲進而未明志彌精而離毀摯悲筑而高歌痛末路之骫骳其或朝燕暮魏

齊竽趙瑟載寶來朝談天動色合從解而勢危帝秦疑而蒙疾悽黑貂之敝裘喪黃金之千鎰望白雲之故都違未煖之賔席莫不意欣欣而望予氣洋洋而集止挈百榼而操觚等萬事於脫屣别有曲檻高樓歌纖態柔光疑黛斂影訝雲留擊節而歌窈窕含笑而看吳鈎解明璫以相遺雜蘭桂而為羞日欲下兮山暝樂未極兮涕流乃至斜陽兮遠村積靄兮愁人春融融兮鳴鳥雪漉漉兮沾巾留神仙之寶劍逢江上之魚緡延騷壇之

逸客來草莽之遺賢湫醪而談農事曳筆而頌麒麟則
又神怳惚而飛騰意徘徊而上下逐眉稜而同轉偕微
韻以交亞或感悵以需時更歌呼而達夜蓋不以名都
為顯兮亦非大邑以為通諒委巷之非陋兮豈草澤之
羞窮進有度而退有所兮行有舒而卷有息雖陽指乎
未明兮陰則尾乎北極左東隅而右西域兮要不違乎
媟矱昔先王之為禮兮豈嗤昏而辨醒自號諱之作晝
兮始相沿而日征恨靡𣪊之太多兮勤詔令之丁寧猶

有曩之心兮卹民隠而俾生何世偽之日滋兮農志違而業變上榷酤而日嚴兮下監税而月甚彼曳紫而垂魚兮固混情於貿販頽風靡而不可制兮吏貪緣以為家朝頭會而夕歛兮籍口實以文苛誠置錐之無所兮吾不知本之謂何豈止缾罄而罍恥兮妻子顧而唶呀遭褫捽而棄置兮豈吾罪之孔多利非予之所知兮禍亦非予之所患顧處身之非所兮逢利害之先見豈不跳通而知遠兮曰守經而達變信處世之孔艱兮猶不

免乎羈絆昔吾類之多賢兮源既遠而益分方九府之既脩兮賦邦家而益均上自于王公兮下逹于庶人惟簡淡而不厭兮稱布帛之至文始先農之力穡兮上有事於筐筥采捋擷之既繁兮功告成于機杼冠得之以為圜兮領挈之而為衣綱既屬而帆舉兮有方合而為帷彼其飽風濤而安寢處兮被容體之有威交廊廟于江湖兮顧相尋而未違各有用而咸適兮塗則殊而同歸悵獨處此紛穢兮若含垢而納汚望既困于鼓刀兮

尹方勤於鼎俎説隠伏而屠羊兮奚自鬻於五羖誠偃蹇而淹留兮亦惟命之故幸月白而風清兮寒與暑其代易波沉沉而助藍兮草萋萋而分碧豈惟未遇之文士兮被犢視而自滌亦有變名之賢傭兮突煙炭而歎息吾雖繫於一處兮若不食之匏瓠與忞忞而汩没兮寧皦皦以為高望遲日而偃仰兮凌太虚而遊遨苟激烈之感予兮亦憑風而怒號雖榦折其焉悔兮豈踵摩之可嘈彼世利之紛紛兮方視之如鴻毛

抱貞賦

帝降命之孔均兮聖作則其未渝紛世路之滉瀁兮抱吾貞以自居遵雜柞之遺矩兮翦蒙茸而令疏車輈轅而邁塗兮聽長者之所如被便嬛其綷縩兮疇不知其為美信出言之有章兮念禍門之貽悔欲周容以趣好兮豈前哲之罔貴顧賦質之既偏兮外若裹其能悖彼麋鹿之在庭兮德雖老而未馴有山雞之孔武兮寧鬬死而不渝矢惟直以自信兮壁亦不知其白諒物理之

各正兮有智愚之一德吾既離憂與患兮懼震趾之逢尤將同羣於鳥獸兮又異氣之不可求思大人之遠遊兮雖騁駕乎六合終回翔于故都兮飽湘流之一勺乾與坤其並運兮咸得一而清寧維周柱之遺史兮抱無名以為經覽萬物之動靜兮固窈冥而各在也溯孔波而窺虞源兮閱萬禩而未壞也昌闢而非闔兮氣必歛而後散彼春陽之渺瀞兮疇不始於氷霰是用藏感於至寂兮若歛華而復根保未發之太和兮粲夜氣之長

存豈鶉居而鷇食兮同無懷之逸民息固有時而作兮
妙精義於入神自屋漏以達大庭兮市與井其交錯鐘
鼓發而匉訇兮舞艷姬之瓔珞晃白刃之在前兮轟疾
雷之破山方澄心於止水兮契先天之泊然富貴固不
足淫兮恐茹蘖之樂改相蠻貊之猶行兮胡衆疑之可
詒朝兢兢而夕惕兮恒内顧而反聽奉至德以周旋兮
踵如愚之服膺雖盤水之可奉兮忽覆滿而變盈矧師
保之弗臨兮不輟步於窈冥質既不逮於松栢兮期後

凋於歲晏金可渝而石泐兮莫堅真之銷叟善可遴而可持兮道何取而可遵玩括囊之無害兮首致慮於出身黜枝游之穢辭兮發安定於儼若跡考父之循墻兮戒子輿之履薄苟由中以潤身兮絜諸家而度邦寧履繩而蹈矱兮敢罣駕而猖狂繄神聖之至醇兮始聲律而躬度徒一間之未達兮尚計仁於月數况末路之崎嶇兮華實溷而多違貌修仁而色取義兮假伯車而不歸財一善之可稱兮已蠅尊而飋滿帳藻鑑之日非兮

但求士於婉孌視中國為帷房兮競獻諛而貢妍何祝鮀之紛沓兮有江充之靚曼聖既不可以一蹴兮世波頹而風靡非確乎以自任兮寧不亂於譽毀昔夷齊之耿介兮違一世而不顧抑士師之直道兮亦三黜而不去寧蹈火而赴焦兮忍委隨以干榮甘枯槁而赴淵兮羞骫骳之成名豈不行忌夫大潔兮固余懷之所懌總璧碎而珠沉兮肯同光乎瓦礫人固有遇不遇兮道豈因而窪隆蘭在谷而自芳兮修竹寒而鬱葱芬與華其

代謝兮烏翩翩其遡風視喧啝之並舉兮有戛戛之孤鴻或屠羊而處穢兮或傭身於五羖歌白石於牛衣兮抱汲甕於疏圃咸和光而忍詬兮志與業其不頗吾惟求堯舜而不可見兮又安能卹其他息吾駕於踈樾兮解吾佩於南沼散寶璐而弛明月兮何杜衡於芳草縱鸞鳳而逸騏驎兮非青鳥以為媒颯遠飈之冷冷兮偕上帝而往來聖與賢其轂擊兮遇文王於靈囿曰敬止之一言兮可終身以為守苟跬步之失中兮風雨作而

晝冥體且解而弗集兮又何達於神明舟中流而失柁兮車半途而解轍雖獲禽之如陵兮固智者之所惑況僥倖於行險兮競角勝於魚龍恐獨寢之愧衾兮能不失色於旌弓仰青天而不憮兮俯清泉而不怍豈求静而遇安兮自拙居而逢樂衆告予以大窘兮胡不轢天衢而翱翔無亦有是心兮材乃後乎飛黄彼周公之赤舄兮后夔進而笙簧豈云勝夫一簞兮亦惟天命之所將孰不欲體全而用廣兮古與今之可指聖人吾不得

而見兮庶幾見夫君子吾欲究精微而極之兮畏言繁而道微託四德之嘉名兮慎幹事之樞機

記

故甥趙婦周氏壙記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監察御史石某與弟翰林檢討某葬其甥女周氏德貞于豪城之城西嗚呼悲哉詎意吾甥止於此耶始吾先公按察三晉汝父與汝母偕從舉汝於公舍汝六歲而汝母亡我大恭人親鞠育

之勤勤懇懇固非一日汝之歸趙汝楫也先公憫汝孤撫汝背垂泣而遣之顧謂恭人曰是兒閑雅静重允有有後福公既捐館吾兄弟甫歸自外我大恭人老不下堂所恃以解顔者惟汝與汝弟紀耳朝夕望汝成汝家與汝弟相羽翼豈謂有今日耶嗚呼悲哉汝之死也趙氏之泣者曰吾婦奉吾家甚謹雖内法森峻未嘗失色姑嫜允順惟在兹鄰里之弔唁者曰自吾比居未嘗見其輕笑語矧訛詬靡麗之不作矧暴殄嗚呼汝之德質

受福有地人人能言之不宜死汝之早孤晚當亨裕不宜死卒夭而死者豈吾家歫大波及於汝將汝衣殮之夜有所悽感于中抑醫療之緩不及時與則吾兄弟惡能無過哉惡能無過哉是年正月三日卒距其生於成化戊戌四月二十九日年裁二十有三耳悲夫先公諱其官至按察使大恭人姓趙氏即趙之尊姑也趙世仕族德貞於趙府紀善諱準為曾孫婦郟城教諭諱復春為孫婦璵劉氏為子婦父姓周氏名尚賢母即吾姊也

繼母劉氏所葬之原趙之先壟在焉銘曰嗚呼吾甥孰厚汝生內秀外凝孰翼汝行展如宿成孰奪汝禄大命遽傾嗚呼吾甥

貴閑兒墳記

吾兒貴閑六歲而夭葬于縣城南百五十餘步鮑氏舊田其北則吾外祖徐內翰塋地西望茂林即家園在焉墳高可隱近墳苜蓿竟長晦土赤埴可耕種吾家亦歲農於此兒頡秀絕人頭顱方聳蛾眉纖長出聲清而婉

生於京師安福巷母陽穀翟氏也四月十二日汝伯侍

御暨汝父實葬汝翰林檢討其記

汝寧府預備倉記

國家設官分職子惠元元凡所以生息勞來輔相之道

至矣盡矣又慮夫天時之不齊也於是預備之倉作焉

其思患預防之意又深且遠聖天子聰明睿智以臨天

下不忍一夫之不獲其所如是然所以承乎上以令于

下蓋自公卿以暨庶士莫不有責其尤近于民而澤易

究者則惟守令而已顧邑之所司者狹郡之所制者廣則令之去守又大相遼絶信哉古所謂使庶民安於田畮而無歎息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汝寧為河南劇郡東扼淮潁西帶唐鄧南趾荆楚北共京闕誠河漢之郊四通八達之國也太守張公元瑞既下車之三年興滯補敝百務脩舉五穀薦熟黎民太和慨然以輯寧邦家為已任謂民食不可以不先足也迺請于廵撫鄭公洎諸藩臬得報遂退而閱其長府之羡餘出銀若干兩

分糴於農得穀八萬餘石人曰此邦之民可以無饑矣公曰未也復籍四方大賈之藏于其市者授諸執事禮之人相為勸又得穀二萬三千有奇人曰公真能長活我矣自今雖有水旱吾其餒乎公曰未也於是始度郡前軍郵故地沮洳者實之磽确者平之東西濶三十二丈南北視東西殺四之一為倉百楹周匝四列復建博濟亭巋然中臨規摹宏敞築構堅密無風雨卑濕之虞而樓覺門榜煥然聿新亦可以壯一郡之觀蓋經始於

弘治十一年春三月逾四月而功告成矣然後士之誦於校者民之歌於路者莫不懽欣踴躍恨得公之晚而又謳吟長思惟恐公一日之去我也於戲公誠可謂善體國家子惠之意而深思遠慮以承乎上而令于下也哉既而同知姚公繼謀書其事以詔來者乃以書謁予文將碑之予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國無九年之積曰不足無三年之積曰國非其國矣其禦菑防患之道曷嘗一日而少忘哉惟夫

先王之風既遠不復於是不得已而有常平又不得已而有義倉預備之設其即常平之遺意乎雖為法不同大凡以為民耳然及其敝也假是以絶流而掩羣者亦豈少哉若張公之憂國奉公而又出内瞭然秋毫必析亦可以為當官者法矣公名子麟字元瑞為藁城人以大理寺正擢為今官奕閭卓犖不為拘拘翦翦務在公廉以佐國家之急凡所舉措皆可不一書而此則自上下下以固邦本而永國脈尤可書之大者也

遊南溪記

壬戌夏五月六日喬選部希大同遊南溪出宣武門迤邐西南行五六里市井漸遠原野延袤道旁古阜纍纍隆起側立或隤而仆若斷若續麓有廬室有畦紅披緑紛高瞰卑仰有麥數百區長風曼衍若廵崩岸觀波瀾蓋元之外羅城也踰城又南行二里始至溪居人多築堰引水為塘芰蒲叢翠鳥鳴其間格格可聽拱柳夾徑騎行再起再伏盤旋帶縈又二百餘步迺得溪口澎湃

轟剨激湍與石聲相應鼓奮霆擊勢衝衝然不可近水碓在焉水碓之東有亭亭外有舟希大方將命酌亭上或曰不如舟且以遠機也迺解維縱蒿亟下于蒼烟之浦波愈清林愈邃萍藻效凉長茗孼胃忽僵柳卧水上蕩漾如仙槎勃然思一坐其上未果舟倏巳泊上港矣憩少頃殽蔌雜陳行酒賦詩俄而歌工二三輩携小樂適至迺令别載一舟尾其末復遡洄而東且行且詠䑳籌交錯有舉網者獻小鮮遽使羮之與方劇從者屢報

雨將至方舍舟命騎廵歸塗則雲已四合雨驟下如注雷電擊平野歸者相先後不能及潀潀奔道左人馬行波濤中冠冕衣履盡沾濕比及城則已將下鑰矣嗚呼君子之學不以藏修廢游息亦有善謀者或於邑或於野則山水泉石之賞自古以然晉唐而下風流日勝不能無以宴遊隳公務者故君子病焉自余前歲冬再入京且將二載始得與諸君一集亦已遼闊之甚宜乎未盡之興不能無憾於風雨也雖然抑於是而知所未至

焉蓋樂之在人不惟人不可極雖造物者亦若靳惜之不欲其無繼也夫惟聖人為能憂不傷樂不淫故憂樂一致與物和同下焉者情因物遷鮮克內顧茍不知節不至於沉湎怨感者鮮矣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慎遊哉同遊者張考部進之劉稽勲用熙劉中舍允中

風泉亭記

宿州別駕門公既謝郡事北還蒙城治圃于郭之西累崇為臺甃深為池植雜木近百本畦蔬畹蘭蔥蒨相接

迺構亭于池之背稍列圖史以自娱客至則具黍酒羞
沚毛歌嘯竟日林蔭逹襟鳴溜相屬樂而忘老焉遂榜
其亭曰風泉寓所適也人皆曰公真能謹好擇尚飽清
風而飫寒流以終隱乎哉嗚呼公固隱也是惡足以知
公終隱乎哉誠然則風若泉也固虚廓寂寥秪為投閑
置散之具焉耳矣今夫風起于蘋末盛于土囊及其廣大
也披散乎萬物君子之政令以之今夫泉始於涓涓滙
為淵潭及其至也放乎四海君子之德澤以之公以碩

儒宿學出佐名郡郡之人奉以奔走鼓舞霑積鬱散槁蘇至今德之者未既則夫君子之所有者公固已挾而出之以加乎百姓措之天下矣既老而歸焉念動靜之相形感屈信之有常有以見夫徐然而來者不能不震盪而舒散其震盪而舒散者又不能不恬然以止淵靜渟滀未幾而奔洶汜濫井養浸灌倏焉而弛勞息機消息盈虛之理舉天下之物無有能外之者於是乎或風之林或濯之泉行而吟止而嬉仰而笑俛而樂客或有

問公亦不答噫嘻公之取適其真在于是乎哉適在于理而與寄于物則凡可寓於吾之耳目者莫非吾樂而況寓於吾圃吾亭者哉而況風與泉又吾圃吾亭之大焉者哉而或者睹亭之名遂以公所好尚在是則豈足以探公之本邪往年珏從先大夫按察公嘗謁公亭上公觴之既謂珏曰吾子幸有以記茲亭也今公歿且十年先大夫亦棄館感念夙昔敬書風泉之大義以付其孫蘭俾揭于壁蓋不獨以償舊諾而人世倏忽良深有

慨也夫

午風亭記

翰林編修李君宗易建亭于時雍坊居第之後園名曰午風南城羅侍讀景鳴隸書其上園廣數晦繚以周垣徑西南而入正北為舍三楹藏經史圖籍時亦以延賓友亭在舍之南數尋北向望之若擧蓋然四外環植桃李諸木間以花卉蓊然而秀灼然而葩低昂相顧若坐若起有竹數叢翛然而立又若神仙幽士高視遠想得

意而倘徉者亭稍北為小池上横木為橋引井水自渠而入可蓄可洩宗易之言曰自吾亭之落成也適五六月之會天長日舒羣象嬉恱予時時往登之清陰旁交逺風徐來襟暢韻達恍然不知朱夏之炎亭午之毒也因以午風名之不亦可乎夫君學道之士也學而有所得則俯仰之内無一物而非道亦無一物而非吾樂蓋不獨風也必以風為足以寓吾樂則春之煦然而和秋之颯然而凉朝夕之凄然而清者皆是也獨午風乎哉

殆必有說矣夫午日之中也有文明之義風巽之象也有舒散之德今天子嚮明而治巽乎中正而志行天下之仰休光被聲教者莫不欣欣然歎遭遇之盛翰林職起居備顧問又世之所謂文獻者際斯世官斯地出入息游皆不離乎帝側則夫含德之華味道之腴觀宇宙之大覽時物之變著為雅頌形之咏歎孰非宣其志而釋其鬱若風之散萬物而及時也哉名亭之義蓋在是矣又進而言之則象魏之布滌煩去苛是亦一午風也

絲綸之出浩蕩廣莫以振民育德長養而自遂是亦一午風也制一禮作一樂議一德行使民觀之而化聞之而興真若聽南薰之詩聆舞雩之詠者其為舒為散為嬉悅暢達不已衆乎百姓同其樂萬物均其適日不暇中而風乎天下至矣宗易曰噫嘻吾樂者其細也君言者其大也細者其日用之常大者其大人之事吾知樂吾常而已又安知其他客有應之者曰風以蘋末而千里基以積絫而數重木以拱把而合抱天下之事其果

大積於細顯生於微遠始乎近哉李君之學可謂知本也已

傳

李評事傳

李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也與弟承基俱好古博學有名每慕陳白沙公甫不遠千里攀涉嶺海往從之遊既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非其志居二歲以病乞歸親力耕播與漁父牧豎樂數晨夕或過客訪之便蓑笠相見

又數歲卒承芳心貌並古為歌詩亦奇麗議論古今人物每不主故常務在與世抗遂短誚朱子註疏以為拘縛後學至詆為罪人又性頗躭佛嘗與客登西山逢路僧設供便解帶與之近行怪也至其居家清素與朋友交誠慤不阿言動被服任真簡古過人甚遠獨疾末俗婾婀矯枉過直云太史氏曰孔子有言必也狂狷乎自聖人未嘗不樂與志士也然率意自高不知所裁去道漸遠與莊老之徒不殊若承芳之奇卓不拘抱野自肆

其視喁喁富貴相吹以沫者奚翅絶等然作論駭俗往往戾經不但為未醇云爾

說

友松說

錢唐姚子千金之家也有友三人焉徂徠丈人淇園君梅處士也三人者於姚子皆莫逆而姚子之友徂徠也特知名蓋徂徠齒最長又磥砢崛強為國之望故著處士嘗謂淇園君曰子為虛也徂徠豈賢於子哉淇園君

曰惡是何言與昔者夏后氏之有天下也徂徠之祖則既為社主矣其子孫衆且賢迄于今長大而美髯達於世用彼所謂青雲之材廊廟之具也吾何敢望若子之香名滿天下殆真伯仲也處士慼然曰君子之節猶且弗敢先之而顧及吾乎吾山林之逸也慎守歲寒而已丈人之道與世咸宜彼且為棟梁亦與之為棟梁彼且為桷榱亦與之為桷榱彼且為盤盂几榻亦與之為盤盂几榻是其殘潤餘馥猶且歷千載而不化矣彼所謂

惡乎不宜惡乎不可者也吾弗如吾弗如二人顧徂徠而笑曰然則吾三人者俱與姚子友而姚子之友君也獨知名不以此邪於是三人復相視而笑顧推徂徠為盟長雖然此三人者皆無姚子之家者也一有姚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滆澤園對

或問滆澤園古與曰非古也其於季世乎先王之世老安少懐生養没歸各得其所其不幸而有弗掩者先王

猶弗忍也故孟春之月教民掩骼埋胔俾無干天和傳曰西伯澤及朽骨是已季世多戰而民始不收轉死於溝壑而民始暴露是故明王出而憂之為之壇壝以定之為之原域以歛之所以推生者什一之餘恩於既化者也今也不然終歲蠶緝而寒不得衣春耕秋穫而饑不得食頭會箕歛盡民之力聚大師興大役使民不得休息甚則浚生者之脂膏咋生者之肌髓以充已之欲畧無厭歝及怨讟之興也則又嚴擊斷以威之舞文以

罔之驅之陷穽死徙相望而不閔且以為快惡在其為民父母惡在其為君之臣而顧乃有規規於虛罷以文其亂者亦何其不愧畏之甚哉曰信如子之言誠盡力於生者則玆囿雖廢之可也曰何可廢也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建良法美意於天下使幽明人鬼無一不被其澤其有弗被者則有司格之耳孔子愛禮而存羊馬後之賢者安知不接踵而至乎見其末而反其本行其緩而求其所急愛其所疏遠而深思其所

親近權輕重度長短顧肯使地下鬼物顧蒼生而揶揄邪誠如是則其所以生之富之教之之具聖王之仁術森然備在有不翅百倍於兹原者舉而行之豈力之不能哉弗為耳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之謂也

序

橐城穆侯考績序

予初謁侯京旅磊磊然豪丈夫既聽縣政里人踵至多以慈祥聞者予未之深信也弘治六年予請告歸入吾

郡郡人稱其廉入吾里里人頌其仁入為吾父按察公壽公曰而知吾邑之大夫哉寛平愛人是固孔子之所謂賢者也予往候起敬侯亦欣然倒屣迎之然竊視侯體貌魁岸虬鬚森森然作止不覊其磊磊之氣固在豈吾自疑者不信人邪居有暇侯累招予縱談至再乃知侯平生好馳馬能日奔十餘舍無倦色雖悍騎御之不敢不就銜勒每歎世無千里駒早涉大江歴吳泝越徘徊兖冀之郊遇英豪瀉心膽揮黄金囊橐屢盡遂於地

法每過名山川必遨遊極興而後返嗟乎此豈尋常牍
韋者之所能哉知予不解吏事數為予談秦漢以來奇
隱出經入史亹亹無窮投壺雅詠思致不淺夫以侯之
才志向使得早為一藩必有大過人者沮抑至此猶能
變彊為柔求稱牧民之職其有意乎因地而用才也哉
吾聞古之人有西門豹者其人性急每佩韋以自緩侯
豈其人者哉予騃鈍不足以知侯然家君行天下則多
美平生不侵許可而亟稱侯賢予以是益有所本也侯

為吾邑三年循良之澤人人所被而邑中師儒尤樂與之朝夕於其考遙願一言以為侯賀予將何以賀侯乎侯政既成矣於是揮簡擘席而為之歌曰滹水瀰瀰兮山巑岏兮惟此善人可勝殘兮山巑岏兮滹水瀰瀰兮惟此仁人多男子兮

送楊太僕序

始予讀魯駉及衛定中之詩以為正心誠意之學可以貫通萬事及草木鳥獸而並育之故雖孳息之臧好而

美大亦無有能外之者及觀毛仲之主廐也色殊羣别
雲錦蔽野則又幡然疑之曰牧養之職亦貴得其法馬
耳彼王氏者亦何嘗有塞淵之德不犯之念而蕃庶至
是哉比予周遊兩都得竊觀天下之馬政則任法之説
抑又有未足據者蓋自我太祖高皇帝投戈講藝以綏
邦家未嘗一日而忘武備亦未嘗一日而忘馬也既有
大司馬以總天下之兵騎於是又有太僕又有行太僕
又有苑馬以至署有正圉有長畜馬之官不可謂不備

矣百晦牧一馬再嵗徵一駒四户有馬備用有馬其畜馬之民不可謂不衆矣牧有塲芻豆有家馬損有罰駒不中程有罰其畜馬之令又何其詳且嚴哉今兩畿齊梁之民曰吾病矣吾散財以給馬芻破産以資馬直亦無餘矣今再急吾且逋以免吾子女西北之邉民曰吾將何以為生哉吾恃馬以為存亡然馬力數不足以當敵馬食有常給或弗能飽不幸而斃家貲無所傾吾且抵馬夫以國家設官如是之備著令如是之詳而公私

之告急如此何哉問其故則曰馬政之不易行久矣則曰馬之難畜甚矣徐徐而究之則法之所在弊必生馬民馬之弗用而商賈售豪右取甚至食禄之家坐而兼利馬孰非思慮之邪而秉心之偽哉以此見聖賢之言果不欺我而詩之所稱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豐城楊君方震自舉進士績學翰苑歷諫院未嘗一日不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其著書立言及為文章與論諫亦未嘗須臾不以六經之道為用乃今年自光禄擢陞太僕少

卿其於馬政固無難於舉措矣抑吾猶有告焉今天下之士好高騖遠一知講求聖賢文學率以吏事為俗務往往不屑為之甚至司錢穀寄民社職刑名皆一切不以為意方且講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違子言孝下視一世無足當意者豈知堯舜之治亦不過以博施濟衆為心孔孟之道亦不離乎日用脩臣之常職即所以盡忠修子之常職即所以盡孝又何必蒐奇索隱趨周文而貌尼父然後謂之道德也邪噫嘻其亦自誣之甚矣

楊君雅碩士其必不以民事為俗哉會光祿張君廷賓李君宗岳將設祖以餞聞予言而是之曰方震明德士也秉心致思之論其誠可以為太僕式矣予曰何止於太僕由是而卿而相茍用是道鮮有不益於事者楊君姑再試於太僕請後而徐覿之

送安寧蘇司訓序

順德蘇君克正既得司訓福建之建寧其從弟太史伯誠先生舉觴為賀君頗有愠色悵然嘆曰吾自結髮馳

文場君所知也顛傾坎壈積歲累日上之不能效董賈為朝宁陳嘉謨猷垂名竹帛為前人光次之不能壯年厚禄以為三牲之養使父母悦而安之剛鋭已銷嚮絶念息幸蒙聖天子拔之韋布之中畀以師儒之任望已過矣榮已極矣獨念母氏在堂日暮垂白睽違數千里信如昏不定晨不省寒燠不問忻愠不得承雖食斗升之禄惡得而樂諸其友地官陳君學之他日以告珏且曰建寧天下文學處也而君博物篤志之士也才與位

宜教有地受蓄有散屈有信吾曹方幸之陟彼屺兮耿耿不寐願吾子一言以光其行且有以慰之嗟乎天下之故魚鱗蜎毛不可比數貴賤壽夭甘辛醲淡寒熱薄厚長短廣狹輕重淺深何翅萬類然皆有數焉非偶然而為之者也若君之積學而不獲發發矣而不獲大與夫養親而不能顯顯矣而養復有違獨非數也乎數已在天則夫寸欲度長小欲絜大寒思附乎湯火苦將就乎薺蔗雖幸而得之豈不猶為失已也哉是故君子安

行而徐步平視而遠觀不知丘陵蟻垤之為高下也求足以置吾足而已矣不知朝陽風雨之為顯晦也求足以寓吾目而已矣矧夫明道所以行志也事君亦所以事親也道茍得行足以致吾君則雖不在親之左右親之心顧不樂乎而吾又何慍乎君行乎哉吾知登高堂擁臯比執經而受趨者趨進者進問對者相屬君方撞鐘以應因材而篤倒槖而施之虛進實退驩欣交合暇則入室而弦于圃而射即其所往而樂無不在焉則道

以明志以行賢才以成居而風化淑出而事業著移忠之孝莫大於此又何必拘拘奉顔色侍甘旨而後謂之為人子哉陳君曰然吾將與太史君謀書以贈之

李侍御考績序

弘治壬子春隴州李君宗元為浙江道監察御史三載考績上天官以最書其僚既相與喜閭允德者君同郡人也乃録其所為最者于牒以授太史錢與謙請序其事錢許諾未幾聞家難遽奔遂缺然不果作允德亦按

蜀比還再逾歲為甲寅適宗元巳有河南按察之命且暮戒行李其僚復迎謂曰子尚念亦有三年之賀於宗元乎史猶闕文吾子其思將補之允德復以命珏夫允德之所以託於錢太史者必錢之能知李君深也今吾雖知李君安知不異於錢所知者乎而何以代其言然李君平生大節軒然在人耳目者奚必錢與珏將天下皆同之君自成化戊戌舉進士為南京御史以父喪去位制終聖天子嘉其賢留為内臺所至守公砥節不為

絶級峻岸然義理所到守之確不可拔嘗廵都下諸儲及清尺籍發姦擿伏人無所遁情其按遼也以兼督學校乃飭有司廣學宫益進生徒重營孔子廟庭輪奐嚴整望之者凛然知所依歸蓋遼俗尚剛勁民多事弓矢不樂為詩書地通商有貂皮人參之利人競趨之且多流人譌偽日甚故君奮然作新欲使士民聞見之者知國中有聖人之教有先王之法赫然如日中天庶幾相戒諭感慕傾心向之此其志豈小哉豈尋常尺寸之績

哉矧今為僉憲得專制一道激揚予奪在呼吸之間將其設施必益有大於平日者也予早聞君名又常識君於侍朝之頃見其先事而敬肅然有容與之言和而有則能深藏其賢又大符吾所聞者吾聞秦隴大父亦嘗為御史有蹇蹇節子孫之風流蓋有所本也

贈孺人宋母輓詩序

易稱无攸遂詩戒無儀崇正外也然自周之興則亦曰有婦人焉蓋雖聖哲苟非其人則無以成內助之功是

故樂羊子感於其妻以卒業魯文伯鄒孟軻賴乎其母以成器今考其立志垂範有非尋常丈夫所能則者固知賢淑有不係於類者矣若膠東宋氏二母其殆是乎宋氏為膠世族封御史公德中甫種德植義藏器弗賈為世逸民宋母者鄭氏亦郡人其配公也慈惠幽閒事舅姑以孝生三子曰圭曰漢即今侍御君也曰秀公曰吾何教乎母曰必以詩書治家及國莫之逾也又何法乎母曰必法詩書先王之嘉言善行盡在是矣公故督

諸子就學甚力期不至於大成不止母之力居多焉年逾四十乃棄中饋繼室以夏氏亦善宜其家如鄭之賢撫諸子而教之若已出於是仲氏天章舉進士高第為侍御史先皇方以孝理天下推恩羣臣乃贈鄭為孺人封夏如之君子曰二母賢乎哉助於內不遺於外相其夫以及其子是宜享榮名也吾聞之教子者以義方弗內於邪事親者終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若二母之所以為教及其子今日之所成立方之鄒魯所稱又何殊

哉蓋鄒魯理義由出壤接於齊流風相扇篤生賢淑自有曠百世而相同而封御史公正家之法亦必大過於人有以必致是焉者也夫志立而有成範垂而有光母怡子愉懽然相合垂魚擁笏子孫滿前既壽而樂斯可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至使生我劬勞者弗及見其違而踵及見者養亦弗終則天之道果安在邪雖曰其所以盡道足以垂後雖大丈夫何以加之然人子之情則若有不得以為人為子者矣詩云陟彼屺兮以望母兮

望之不及悲慟尚然矧夫終天之感形於門閭機杼杯棬之間欲使孝親者何所於解憂邪此侍御君所以痛心疾首而朝士大夫所為不堪而咏嘆者也珤視侍御君為外姑丈知母儀為詳且平生樂聞忠孝不倦乃今目擊之故不以不能言輙序諸歌詩之首

送東阿萬丞序

鉤伏狙愚銖兩必察人或以為明鷹擊蝨厲深文肆詆人或以為果君子曰至清則無魚至察則無徒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故號為智囊名為屠伯其勢多不能永終而渤海之不殺平原之無黨豈惟其民賴之且其身亦得以享榮名也天人好惡宜不相遠豈固汎然於其間而無低昂予奪之哉予觀東阿萬丞蓋有庶幾乎古人之近厚者也弘治紀元丞始佐縣有執左道於界中者誅人以慈悲苦惱果證之術握臂為盟其機叵測而陰相往來衆至千餘輩為邏者所覺選徒捕之則其魁已遁餘皆居人遂就縛自知相隨入死

所外間訩訩亦以官府必取重典用之丞鞫訊于庭考狀趣對察其戇騃實為狡猾所感無他謀即曰賊不得赤子無知不可殺悉杖而舍之夫樂事喜功取名譽利達人固欲之者顧吾心與義理安否耳向使江充孫寵息夫躬遇此不知當歛揚掀揭根連株繫起大獄多斬斷聳動觀聽取圭組拾權利何如哉出其上者亦將具成案移郡國要發姦擿伏名而丞所為如是誠賢於人遠矣蓋丞本以諸生起家事母孝謹執義不倦故其為

政慈祥之中又類夫有疆力者否則委瑣進退亦豈能不陷入於賊哉丞晚始生二男母年逾八十甚健人以為殆天報德夫天道幽遠雖不可知然積善有慶作德日休自古如是是宜其家享壽考而多賢子孫也且丞方三載考績書最茍由是心充之則其功名之悠遠後人之昌大尚有不可量者哉丞名鎰字良金四川捷為人

送錢應仁得告還嘉興序

侍御錢君應仁病數月客有過予者予方校史遽遷之客曰應仁憊甚五味無所滋百慼不能暢雖斤斤慎重殆難與彭喬儕乎予應之曰行將愈無憂也子何以知之曰以吾讀史而知之昔者奡善盪舟少康衆纔一旅危困已極其後弱竟勝強智伯挾二國攻趙氏奔走無所底延息望救然而終衰者不在襄子符秦驅百萬投鞭江淮晉人澁縮内懼士無生色不知憂患顛頡實成全安天下國家身心一道也然則強梁魁岸者果不足

恃而尪羸孱弱者亦多蒙福也邪況乎君子用罔則羸其角藉用白茅則終无咎天下之弱而強強而弱有餘而虧不足而增因禍以為福垂成而不進者豈少也哉故不憂乎應仁也客子言強弱則善病已根於心奈何扱之曰否吾聞之病在於血脈湯劑之所及也在於腠理鍼熨之所及也惟在於心髙骨髓之間殆岌岌乎難哉應仁平生讀書服周公孔子之道寡欲執禮閑邪存誠體安舒而心廣大決非六鑿之所能窺其間者意其

去父母離鄉國攀附羽鱗縶於王朝而不能歸其情有悒悒而不安者乎以不安之情加之國家用才甚急御史尤甚每束帶踈踊聽晨鼓趨朝入對大伏糾百僚立移漏刻二十出就臺校書晝申始退無須臾間一則曰親之枝不敢忘一則曰君之官不敢曠此應仁所不堪而疾作者也非所謂根於心而不拔者也客曰如是而不得已將如何曰方今聖天子推心置人腹苟上疏請必得所願駕長舟歸故國登高堂繡衣豸冠從容几杖

之下舉觴稱壽歌呼交驩奚翅鶴鳴子和於九臯之上
聲聞羽翮激青霄而振長風葢真有不假於參苓苙朮
石乳丹砂而一暢百通志一動氣灑然不知沉痾之脫
體矣客曰是真能優游以卒歲乎曰何為其然也朝廷
方崇直節思苦口旁達聰明以惠元元永其命脈非歷
世故經蹶而遇傷者莫可與理吾聞折肱為良醫應仁
將安適乎他時立殿陛之間陳利病論肥瘠彈佞指邪
視天下事如視吾身視事廢如吾身之疾而又知所休

息付託期于大安非應仁莫可也客曰有是哉會應仁果請告得許凡與之同試監察御史者汝寧劉東之諸君十有九人將供張出祖於都門外過謁予文因書所與客問對者贈之

送蔡秋官詩序

君子之於天下也茍學以聚之則窪隆廣隘曲直平坦鉅微幽著事雖萬有不齊處之固無難蓋學聚則充充則發充則為量發則為才量宏於中才應於外是故異

者能同之亂者能理之傳曰君子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又曰儒有強學以待問力行以待取古人之學其大畧固如是哉吾友蔡君從善自擢進士高第上命簡書可制誥者遂用為中書舍人今且十年非公事唯以講學為急所居左右列圖史考據古今協之當世可行不可行歷歷如指諸掌興至輙復為雅詠清淡瑩拔如其人其有求而得者無不意足又善自掩覆不求人知日視之無侈意歲閱之亦無倦色布袍清顔臒然猶黃

巖故書生也下至輿馬僕隷亦復朴野不致飾此豈學無所得而能然哉故其在中書人皆以為宜噫嘻君固無所不宜也乃今年弘治丙辰在職既逾七年得擢署南京刑部員外郎愛君者謂君雖清才恐操法律為議比或所未習夫禮樂刑政本出於一一理通則觸處通矣君為舍人制不得專封駁書法又不足以盡其才不知平居所講讀者為何而今或難之哉且所謂才者材也隆之可為棟宇劉之可為盤盂刳之可為舟暢之可

為車故謂之才其於人也亦然如使人之於才也其分不能相通若舟車之不可兼於水陸也則天下何貴於君子之所謂才也學不聚不足以謂之才學聚之量不能受不足以謂之才學聚之量能受之授之以事不能旁行而汎應則其為才也亦末矣故備此三者吾又何患乎蔡君將有入而不自得也哉金陵形勝甲天下我聖祖之所擇都焉遺俗故典具在君行肆力於其間講求纖悉出其餘力以與賢大夫共歌一代之盛則其為

學益博而為文益無窮此諸君子所羡於君者如此也若夫最下駑鈍朝夕有賴於君者方將日就規益而睹君此行則所望於自南而北者寧能已於惓惓邪或羣而離或渙而合究而至於遲速早崇莫非常理安足多悲各賦詩以見意

送彭師舜得告歸省序

安成彭師舜既舉進士高第念大父儀制公在堂無繇隨二人稱巵酒為壽幡然思歸未幾君伯祖司空公復

自易州抵書曰而祖大念爾也君聞之亦悄悄形於色曰吾必歸不然夔且病矣乃再請告得允蓋師舜之來應春官也儀制公亟留之曰必期其大成始遣雖曰公教之也亦有風塵霜露離思之感焉君雖重違公志而度其才之可以一舉且曰聖天子文命敷於四海畿甸為備士宜觀國之光矧因以渡淮亂河一覽燕齊之勝所以進吾德以成吾祖與父之志莫大於此也故重請以來投牒於禮部及珏濫竽分考迺拔之拔之而得君

初得君之經義尊抑予奪屹不可移為文詞不主故常自以其意會公穀胡氏之旨以逆作者之志悠揚醞藉精神楚楚動人固知其少年士也後睹其論世事斷乎以為周禮可行於今且經紀六官之法不捐細大酌之時宜若誠可以舉而措之掌上者瑶亟驚曰此非老儒也何其審世故而籌之熟邪蓋君年少而罷古實而不盈能藏其賢而不易以售故雖儀制公知其孫之深亦有知之未盡者也于時瑶與君未叙士相見禮既揭榜

從者持啟入倒屣迎之廳事進止甚都瑩然白壁其溫也挺然梧枝其秀也洋洋乎大韶其雅且平也予不知彭氏何以生子若此而玷亦何知乃得士如此哉宜儀制公所以念君不置也君之疾吾乃今知所以藥之矣凌輕風駕長舟歸奉甘旨於堂上歡欣起舞賔客四坐擁之嘯且吟其暇日隨杖履登林麓烏紗綠袍相映水石之間儀制公顧而一笑則雖沉痾亦不覺其去體而況乎以離而感以合而通又何言哉雖然梗楠杞梓固

材之美者不養則不大茍雨露以滋之風雷以動之歲月以久之至於合抱不難矣君之年方新而未壯君之學亦方進而不可遏也歸取數世所積伯祖大學士所藏經史圖籍伏而讀之益擴所發以實其行與知異時文章事業必有炫赫震撼垂聲光於天下後世者予既以心占之矣君識之哉

賀劉侍御考績序

御史古所謂天子之争臣者也蒐慝糾邪以弼成清穆

之化使有力者不敢肆而善人得其養茲其職與然而間有以詞章顯者若柳子厚劉夢得諸人雖擅名一世君子猶不與其能官也汝南劉君東之為監察御史三年吏部考其績曰執法而有文為風憲最于時天下學者方馳騖於聲律故士大夫聞者亦或為君榮之君輒踧踖不肯受曰執法吾職也吾方修吾職之不暇又焉用文為於乎賢哉君之能知所事事哉今天下習尚日薄父子兄弟夫婦相戕殺者歲有之箕斂日繁民間畏

吏如虎剽吏奪金盜弄甲兵者相繼甚者士氣歔欷相效為腊韋且西北用兵日急海内虚耗上貽宵旰之憂誠於此時有所諫焉而行言焉而聽盡化天下之貪酷而為循良盡化天下之跛扈而為易使又盡化天下之干戈而為絃誦吾見封事之囊或集而為帷犯顔之草或張而為屏斯其為文之大者彼摛章繪句而已者曾足以與於此哉吾以是知劉君誠知所事事足為天子之争臣過尋常遠矣既為君喜又因以為國家得人賀

若夫歷階而上躋尊官食厚禄此自君才之所優為亦地位之所必至然終不敢一為志士道也

送憲副王君元善序

國家統馭天下既有股肱腹心爪牙之臣布列庶位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然而猶恐側陋有所弗達姦慝有所弗懲鰥寡惸獨顛連之民有所弗愬也於是内設都察院以廣天下之聰明外設按察司以防一方之壅蔽爰以服之表其正也察以官之彰其明也其惓惓風憲

之意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為其人者觸邪指佞鷙厲鷹擊使夫人人跼蹐而不敢肆豈非其職哉及觀祖宗訓諭告戒之言布在方策一則曰勿鍛鍊二則曰勿深文其仁厚惻怛之意藹然如春雨膏露與迅雷疾風並行而不相悖然後乃知聖人之心即文武一張一弛之心也固豈以察察為明必使羣臣保過不暇百姓無所措手足然後為能服天下哉有能知是義以守其官以求稱于國家而凡世之所謂名譽聲勢皆一切置而不

問予於王君元善見之矣君為御史幾九載一使閩粤戎籍用清再按豫章解印綬者相繼其在河南道也實當考察諸司之任君權衡人物毫髮莫爽而又不溺於毀譽不私於好惡其與人交雖截然方正未嘗見其有崖岸也故君子服其平衆人憚其嚴豈非所謂善守其官而遠其名者哉迺弘治十四年擢授山東按察司副使夫山東為京師輔藩東阻大海南通淮泗有周公孔子之遺化馬其地大民庶風俗之舊固不待論而按察者又

為一方之綱紀令出乎上而行于下禁出于上而止于下副使者猶使也其激揚予奪之柄豈小小哉吾知君之清裁霈澤裒然為外臺增重固當無異於御史時也豈惟無異於御史時餘姚之政悃愊無華至今謳思者未已則固無異於為令時矣豈惟無異於為令時常熟之精舍在焉攻苦食淡學閎而文肆取甲科如反掌然而未嘗一自矜耀則固無異於布衣時矣視彼爭尺寸較毫釐或彭亨而自足或中道而改驅者賢不肖何如

哉此吾知君之平生者如此故因華侍御商罍袁侍御大倫之請謹述之以為與君同寅者之贈若夫繇是歷階而上而卿而公位益崇望益隆雖未可知然而吾今日之所知君者固在也

送呂太常考績序

余始至南都即聞有嘉禾呂秉之者善談詩未暇與之歌而從之和也居逾月博士李君鼐主簿郭君忱有請焉曰吾太常卿呂君六載考績行將入謁聖天子書最

吏部安得太史氏一言述之珏曰是固今之好夫詩而有令馨者哉夫禮與樂皆生於人心詩又樂之章也詩言志歌永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其實一而已矣太常君位正卿爵大夫賛乘輿備儀數上自郊廟之大下及罷用之細凡典出於宗伯而事關乎祭祀者無不併攝而兼總之含英擷華固非一日至其竭精虔格上下一念之微足以召百祥而致諸福又有衆人之所不得而測識者深於禮者精於樂是宜其樂詩之無

厭而令名之不已哉雖然君之禮樂不可以猝見也試因君之詩而觀之精嚴清切入廟之肅也徼婉醞籍既享之和也冲澹古雅太羹玄酒之味也瑰奇偉麗琮璜珪璧之麗也奔洶峭拔其即發揚蹈厲之容憂深思遠其即一唱三歎之音量物比類而參伍之蓋不待嚴覈精課而君之德業政事已十得其六七矣矧君少侍先大夫文懿公出入館閣又數遊於文莊方石之門問經史其積之也深自弱冠舉鄉試授中書舍人歷祠部太

僕銀臺今且三十餘年人情世故其閱之也熟舄履所至惟圖籍是躭或日對九栢吟咏不輟不知老之將至其養之也定嘗應詔有所論列上十二事大抵皆以立誠信為本則又其平生之所自得者如此誠使得侍清燕預制作其於禮樂豈但誦説講習裁一發於詩而已哉昔之為太常固有當創作之朝而術僅止於緜蕞在三老之位而道不外乎章句者千載一時幾不可失至今論者以不得皐夔周召生于其間為恨使先王之禮

樂遂不復見於後世也假使秉之當其會遇其際其不有以自處哉秉之其尚無忘平生之學與父師之訓異時采君之詩以備風雅用君之道以掌邦教天下尚有拭目待之者矣

送盧君文淵知岳州序

有虞之咨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漢召見郡守曰庶民安於田晦而無歎息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唐虞三代之治固

不可及自有郡國以來惟漢良吏為盛然其諭告之詞曰食曰時曰德曰平曰理未嘗一息而忘撫字愛養之意故當其時治隆俗美光映簡册今之為牧守者或異矣以察為明以武為威以期會迎勞為賢教化禮樂多視為迂闊而不講是無怪乎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也不有賢者出于其間以民命為巳任則先王之道寧可復見哉維揚盧君文淵以進士為監察御史且八載乃今年正德丁卯受吏部薦得知湖之岳州命既下南臺

之士莫不喜曰盧君之道將大達而志將大行乎永平
李君孔昭曰文淵之在臺也審國是恤民隱有所論列
務酌于古而準乎今度可行而後舉不為崎嶇矯激干
名之行其於為郡也郡必獲福關西張君宗噐曰不然
盧君外寬而內嚴擾而能毅嘗廵視京城豪猾斂跡又
嘗有事于鳳陽諸倉發姦擿伏人畏之如神明莫敢犯
者將無所不可何翅於郡予聞之曰信哉岳州之獲父
母乎寛則政平嚴則訟理民隱之恤則必先食與時國

是之審則必難任惇德岳州之民吾知其無察察之患無斬斷之威無不急之費矣上為聖天子宣布德意造太平之福下與諸牧守流風相扇成循良之治不有望于文淵而誰望哉矧岳陽樓觀巋然尚存古之人固有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矣行見郡守在廟堂之上更為國家任其遠者大者不專于一郡一方而已也於是臺中諸君皆曰正唯吾曹所期待也盧子㬎哉

贊

眇士賛

於乎士而眇也悲夫自有形色以來三才四象五行五典萬物四海之内九夷八蠻之外靡不於士乎任三皇五帝其能勿用諸茍勿用也則其責愈大蓋將蒐羅天下之理浸淫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以上承乎皇王之緒而下啟乎來學其任如此是故耳非加聰也而聰過人目非加明也而明過人手非加健也而勤動過人心非加靈也而酬酢運用過人不如是則天下之博容有未

盡博不盡則不可以約博不盡而可以約則其學亦僻矣如使博不盡而可以約而學不僻則有始有卒聖人之能事也士詎可一蹴至哉是必五官定百體從萬事萬物皆得其理而後士之能事始畢則豈可一體或有所虧而一物或失其用哉矧夫體之聰明者哉一體虧則親之枝不可謂敬生而歸者不可謂全其罪已大必不得已而處其不足則折脅而功名顯臏脚而孫子作腐刑而史記成雖殘支毀膚不大用於時然得以竭力奮

志傳其書以埀之後世目則豈可哉故雖經史圖籍羅列左右而然焚膏火坐夜分必所不逮矣欲令當世之事何所紀述先王之道何所仰副而於後學何所啟沃哉書曰視遠惟明易曰眇能視不足與有明昏明之分判然天壤之隔於乎士眇也能不悲夫他人有言曰天有所不足地有所不滿日月有所不盈皆數也而子何多病之為於乎天下之明目者夥矣獨何使我罹此數哉其遭親之喪葬甫十日而目疾大作矇矓且逾年每

一展書不及數十行輙掩卷垂泣予既自痛矣仰思古人疾吾之疾者不知其當愴怳感憤之情亦有如予之今日者乎而何其垂芳於不朽也迺作眇士賛以自譬

杜欽

欽字子夏成帝時人該博經典與杜鄴谷永並有時譽鄴亦字子夏人以欽目偏肓稱曰肓子夏欽惡之乃更製小冠高廣裁二寸故人復稱小冠子夏建始中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於是大臣薦欽待詔公

車奏對稱旨擢上第是時上初即位委政元舅大將軍
王鳳宗族煽興鳳欲柄政選賢自輔乃請欽為大將軍
武庫令國家政事鳳常與欽謀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
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及繼功臣
絶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欽見鳳專政泰
重迺為書戒其損威放欲由周公之謙懼補過將美多
所救正優游不仕以壽終欽既與鳳謀而王章之死欽
不能救世亦短之然太史公稱其多聞西山亦曰欽非

貪位慕禄者其奏䟽古博為世所重至於今賛曰六籍紛若既博以明渾乎文章敷於帝庭弼邪以正匪余之傾達賢救忠邦家用成昌目維眇昌冠維小優游塵埃以終壽考

殷仲堪

仲堪晉武帝時人能清言善屬文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官至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父嘗病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藥究其妙指執藥揮淚遂眇一目以

聞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親愛之帝嘗從容問曰聞
有患耳聽牀下蟻動謂之牛鬬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
曰臣進退惟谷帝為感動顧長康欲為傳神仲堪不許
顧曰公之不許為目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若輕雲
蔽月亦何不可乃許之其遷荆州值國家多事桓玄阻
兵卒致襄陽之敗世皆惜其才譽而短其鑒畧賛曰荆
州至性錫類孔有接葬流棺世頌其厚肯降自德在理
曷否其體則疵厥志不疚彭彭節車既文亦武生也不




達竟噬虎口維名之馨百禩未朽

郤克

郤克者晉大夫郤獻子也晉景公繼霸郤子為政有力焉初晉使克徵會於齊適魯季孫行父衛孫良夫曹公子首亦至行父禿克眇良夫跛公子僂齊使各以其類為御導次公母蕭同叔子處臺上而觀之因大笑諸客皆怒獻子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既歸乃請伐齊孫桓子季文子亦皆乞師於晉戰于靡笄之下克親

將中軍士燮欒書韓厥佐之病不釋兵左并轡右援枹而鼓車逸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幾獲齊侯齊侯懼迺使國佐盟于爰婁明年朝于晉贊曰晉主夏盟郤伯是政羣帥既睦二國亦競力疾援枹氣以志盛卒敗齊師以光君命珪帛來庭受晉之令帷房笑貽一怒而定班師讓興庶睹能敬

丁儀

儀魏人少有才譽武帝欲以女妻之文帝時為五官中

郎將以目眇沮之其後帝詔與語剖決機事終日不滯乃曰有士如此眇庸何傷吾為吾兒所誤帝最愛陳思王有變移儲貳之意而儀為東曹掾貴近用事又與王厚善及海内才士王仲宣劉公幹楊德祖諸人多遊王之門士類屬望文帝心銜之而怨儀尤甚儀亦不避也後即位乃首害之賛曰漢季板蕩英賢失憑鸚鵡賈禍色絲夷陵歎怨非則中和可經履獲蹈機匪智自明維才維華言足以興喪殞曷咎實逢我生其名之存以光

厥形

王内翰若虛賛

若虛字從之槀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少日師其舅周徳卿及劉正甫得其論議為多博學強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尤善持論李屏山杯酒間談辯鋒起時人莫能抗從之能以三數語窒之使喋不得語其為名流所推服如此釋褐鄜州録事歷門山令入為翰林應奉轉直學士崔立之變黨與請為立樹碑表功以都

堂命召從之誅使為文從之曰作之則壞名節弗作則死不若死之為愈竟辭弗作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四方學者猶日仰其聲光咸謂從之於中外繁劇無不堪任顧投間置散百不一試耳從東遊與劉文季輩登泰山憩于黃峴峯之萃美亭談笑而逝時年七十元好問覽其文歎曰從之之沒經學史學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不知承平百年之後當復有斯人否也汴梁王成之每聞其議論輙語人曰使先生生於周季得及夫子之

門其亦七十子之徒與自號溽南遺老有文集若干卷及經史辨惑若干卷行於世邑中董王趙三氏閥閱子弟師其德為立祠堂歲時致祭焉子恕字寬夫賛曰宋轍失驅中土蕩析不有典刑兆姓安適藻鑑既空正學有的士蒙春風世仰危壁用不究材動亦能寂五經紛綸有啟有迪孔顔我師疇會其極遡流達源實維我力

銘

古硯銘

客有自鄴郡來餽予石硯者其色玄黳光瑩潤澤題其背云建安三年葢曹魏舊物所謂銅雀者也真邪贋邪不可得而知也予獨感夫孟德之已往而又怪夫秦人之好奇乃鐫銘于腹之左銘曰昔漢之季葉四海鼎沸而瞞也方挾天子以令諸侯竊名城之殊麗以蔫燕寢而北海既誅仲平已死猶歌吐哺天下歸周彼其心術之微至於今日人固羞稱之矣何故臺之遺物或寶之而未休豈所以廣好善之意若夫不飲盜泉不入勝母

者哉君子曰亦可以為鑒也嗚呼吾獨安得樂民之靈臺好士之黄金取其方尺之石置之鉛槧之間以為師資也夫

墓誌銘

吳母李氏墓誌銘

曩在史館或持新城韓都憲所著吳長史大輅墓誌銘示余余亟驚惋曰噫嘻吳公没矣世豈復有儻亮長者如吳公者乎比抱憂家居客有自清苑來者啟其書則

公之子浩也曰浩不幸往年喪吾父今又喪吾母仁人其不憫不肖丐一言為吾母銘嗚呼珤歆公之風素矣重以請義容可辭按母諱清姓李氏系出山東之寧陽其歸吳氏也適公已自中書舍人歷進為德府左長史公既勞服王家不遑内顧加再失伉儷中饋孔艱母入繼元位綜理百務悉有程則凡舅姑之養祭祀賔客之奉雖倉卒必以身烹飪葅蓄雖不必甘必潔衾裯衣袂雖不必華必肅以整故上安其順下樂其慈内外親姻

皆相嗟稱指以為式母又輙掩覆曰吾何力乎夫子建德其上具儀具法清苑王孺人之餘範也其罷具寧陽王宜人之遺澤在焉吾何力乎於是遠近聞者益大稱母之勤而多母之能讓也晚益温惠周貧卹匱日若不給子孫滿前福樂方未艾迺弘治巳未六月二十二日以疾卒距其生於正統巳丑五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將以今年九月某日葬於郡城西北隅啟公之壙祔焉子男二長滋先卒次即浩業舉子娶封翰林編修

徐公振之女女二人長適同邑王錦次適新城陳叙俱府學生孫男四廷璲聘封太僕卿張公綗之孫廷琦廷珮廷瑞孫女一俱幼嗚呼公之遺愛吟誦者未已覲母之懿行益知其所刑于哉乃據李經歷景陽所述狀為銘曰有堂鬱只有廡翼只載降陟只家用秩只迺維公斯成迺維母斯終迺維其子若孫永保於無窮

墓表

昭信校尉神武右衛百户王公墓表

故昭信校尉神武右衛百户王公諱霖字濟民其先河南郟縣人也曾祖諱佐當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來歸隷戎籍配陜西西安左衛後改西安左護衛祖諱成父諱能宣德中始建神武右衛於真定府自西安調焉有軍功陞小旗正統巳巳之變敵兵深入來窺我師大戰于西直門外士卒有死者皇帝震悼勑兵部凡死事者其子孫各以其秩進一階於是公以適子當嗣為小旗遂進總旗公自幼即閑武事身長八尺餘語動嚴整痛

其父抱志而為國殤也日夕砥礪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天順五年廣東西猺獞作孽攻陷城邑朝廷命將徂征公遂毅然請從逾二年嶺南悉平論功陞試百户又明年實授百户憲宗初元給誥命授昭信校尉仍贈父為昭信校尉管軍百户母雷氏為太安人公既以少年立遠功取爵秩如反手身被錫命上逮所自當其時四方聞者莫不偉之公用是益淬厲讀書講武出與英俊遊入事諸父如父諸母如母友于兄弟無少間諸

父兄弟亦莫不歎息其賢曰是真能大吾門也其後海
內大定朝廷不用兵而真定為邦畿尤寧謐公遂斂鋒
鋭循循就職人服其平郡嘗大饑男女多鬻於路公輙
市之比歲豐皆遣歸一不令贖遠近聞者相嗟稱不容
口曰王公義士也性不善飲然時從賓客談弈晩益喜
論養生雖方外貧窶士茍有可取亦樂與之游頗修熊
經吐故之法體貌充粹見者皆以公為有道者也弘治
庚戌子宸既舉進士為吏科給事中公乃請老家居又

逾年迎養于京邸既至㑹遼東有大獄上簡近臣可任大事者鞫之於是推宸往比事竣歸則公已在簀矣公亟呼曰吾兒汝更三日不至吾不待汝矣弘治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六十有七以其年月日葬于真定城東諸福屯之原配李氏贈安人繼任氏封安人繼史氏子一人即宸女二人長適百户劉瀾次適守備胡都指揮之子爾孫男五長鏐襲百户次鏄次鉼次鋧次某孫女二長聘某次聘某優給指揮使以葬於乎義天地

之正氣也君子用之無不方外公之平生善行夥矣然即其所行乎鄉而鄉之稱其義者觀之苟充其志豈使鰥孤獨一不得其所哉故行之宗族而睦達之朋友而信施之政事而决者一義之所形也於乎公其所謂質直而好義而善充其類者乎吾故特揭公之大節俾表見于世且徵善慶以俟其子孫於無窮

熊峯集卷十